

朝花夕拾 章宪法

重重吴越浙江潮

《之江新语》中闪烁着这样一句古语：“心浮则气必躁，气躁则神难凝。”戒躁是人生莫大的修为，世间万博大气象，无不来自内在的砥砺与宏远。

之江即浙江，数千年里无数先贤极目目光，不断探寻其中的奥秘：“浙江出三天子都”“出歙县”“出丹阳黟县南蛮中”……浙江究竟起自哪里？不必纠结于史籍与神话，浙江的源头，必定深入万山丛中。

群山无不静寂厚重，万物总是悄然萌生，或为苔藓，或为蕨薇，或为乔木灌木林。逶迤也好，耸立也罢，坚韧的磐石铸就崇山峻岭，尔后才是满山的浓绿与五彩缤纷。云卷云舒山不动，知名与不知名的枝芽抽出地面，长成生命的颜色，高天厚土之间渐渐高远，一起弥漫成山的生机与生气。

最早的水归于哲学，水润泽生木，一切都是天生地养。原原本本的水乃天地之气，不经意间夙夜聚拢，或悬于草茎，或滴落于叶片，如同蘸满浓墨的羊毫，趁着新一天稚嫩的光亮，悬腕疾书山的篇章。追进深山阳光找到石罅，丝丝细流蜂蚁般爬动，一点一滴，坠落成细弱而清晰的水响。水是孕育的，不是所有的河流奔进，都与洪涛有关。

大自然又有自己的厚积薄发。三日大雨，七日大风，天地之水汇聚山中，厚朴的崇山迎来壮观时刻。溪涧不再蛰伏，犹如苏醒，犹如重生。每一个生命都有着自己的第一声啼鸣，溪水的啼鸣就是跳过山石，拍打或揉搓，一齐呐喊，呼歌问答。清冽是溪水，浑沌是溪水，不可名状，飞瀑只是偶尔的风景。溪水在涌动中成长，于奔流中强劲，浩浩荡荡挥别山。

万千细流汇成河，万千河流汇成浙。“浙者，折也”，折过大地，折过村庄，穿行岗丘平川，水润万余平方公里。水润大地，有了一代一代的渔歌歌歌，歌谣歌谣。水润村庄，有了一日一日的晚饭杯酒，瓜棚豆架。一袭矜持的浙江，流经五千年前的水坝，目睹良渚人的水稻摇曳抽穗。一片金黄的文明底色，浙江之声悠远细长。

一切过往，皆为序章。不知大海，焉为浙江？浙江注定要奔入大海，这便有了闻名天下的钱塘。风自海上来，潮自钱塘起，冥冥中的召唤来自太空。山的豪气一触即发，期待已久的钱塘江，滚滚闷雷发自江底。“浪打天门石壁开”“涛似连山喷雪来”，按捺不住的潮水溅玉宋明，喷珠汉唐。天地之浴，大哉浙江。

苏轼词曰：“八月十八潮，壮观天下无。”其实，无需将浙江定格于壮观钱塘潮。即便是钱塘，寻常中密布的是平静和凝重。笔迹未干的太阳画在天空，江风穿过阳光的缝隙，一只鸟适时滑翔而过，江底的巨流撬动泥沙，阳光下呈现一丝白。江流总是丝绸般翻动，这也是与瓷器结伴的丝绸，晾晒中灵动绚丽的色彩。

所谓的悲风怒卷与惊涛裂岸，无疑皆归于肤浅的视觉。静水深流，倚地飞天，这才是真实的浙江潮。



九州方圆 李则胜

林芝：“太阳的宝座”

在浙沥细雨中，飞机降落西藏林芝机场。藏语“林芝”的意思是“太阳的宝座”，因为它被喜马拉雅山脉、念青唐古拉山脉和横断山脉环绕，宛如端坐于宝座之上。

西藏拥有一江两湖，而其中的雅鲁藏布江和尼洋河都贯穿林芝，无怪乎我对它的第一感觉竟然是水做的宝地。

沿着雅鲁藏布江的足迹，我们去找寻南迦巴瓦峰和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踪影。对这条地球上海拔最高的大河，我满怀敬畏和神往。在一个被当地藏民称作娘欧的地方，雅鲁藏布江将清秀的尼洋河揽入怀抱，形成了一个清浊分明蔚为壮观的巨大河床，然后一路向东。

雅江因为孕育了新石器时代的林芝、墨脱文化而成为西藏文明的摇篮，因为揽拥千山万水而蕴积了仅次于长江的水能资源，因为江水经年累月的雕琢成就了两岸的花红草绿。驱车前行，青山相挽，江水时隐时现，柳树成荫，盛开之后的桃树、高山杜鹃依旧染绿两岸。林荫间不时闪现崭新的藏式小楼，青顶挑檐白墙。身着五彩服饰的男女村民在雨后草地上载歌载舞，演绎锅庄风情。

车抵一个叫索松的小山村，南迦巴瓦峰豁然呈现。极目远眺，山峰直指苍穹，壁立千仞，斧劈刀削，白云缭绕之间，白雪若隐若现。南迦巴瓦峰海拔7000米以上，山势异常险峻，致使所有攀登者至今无功而返。南峰与雅江的结合乃是造化

的神来之笔，流淌在7000多米之上的雅江突然遇到了似乎守候已久的南迦高峰，惊天碰撞之后，激流裹挟滚滚惊雷呼啸而下，于是有了世界上最深的峡谷，有了最为神秘的雅鲁藏布江大拐弯。

驱车1个半小时，我们抵达位于林芝市区西北方向的鲁朗小镇。这是一座格调清新、不无异域风情的小镇，少量建筑多为酒店旅馆，游人多过当地居民，云开日出时可以看到环绕小镇的雪山。

到鲁朗自然要品尝鲁朗石锅。石锅以整块石头手工凿成，富含多种微量元素。我们面前的石锅以藏鸡、参片炖煮，加以松茸及各种蔬菜，入口绵爽，香味绕舌，令人不愿卒筷。然而，鲁朗最值得称道的是那片长约1500米、宽约1000米的林海，这儿有上万种鲜花依次开放，有雷鸣弘歌的林涛在交替萦回，有潺潺小溪在纵横交错地滋润草木。虽然只是从它身边匆匆经过，仍然感到那隐约的涛声很销魂很震撼。

沿着318国道继续前行，是川藏公路海拔最低的地段，然而也是最为险峻的地段。山依然被茂密的树木覆盖，偶尔会有碎石坠落，湍急的拉曲河不时地擦身而过，匆匆赶赴与雅鲁藏布江约会。

巴松错是我们林芝之行的最后一站。错在藏语中是湖的意思。巴松错也叫错高湖，海拔3700多米，面积6000多



亩。巴松错藏身于巴河上游的高峡深谷，却以巍峨的雪山、圣洁的湖水、茂密的森林、珍贵的野生植物而声名远扬，是西藏唯一的5A级自然景区。

巴松错的夜晚很生动。湖水静默，在夜色的呵护下犹如熟睡的婴儿。湖岸，伴随高亢的歌谣，篝火冉冉升空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围着篝火翩翩起舞。这便是藏族三大民间舞蹈之一的锅庄舞了。据说源自原始时期的祭祀舞蹈，有一种庄严的图腾信仰意味。然而眼前的舞蹈却是自由洒脱的，人们不分男女，不分亲疏，无论舞姿，开怀大笑，手舞足蹈。这一刻，疲惫褪去了，困扰消失了，我们找回了轻松和快乐，或许这正是生活的真味。

吾愿有一方院子

七彩时光 耿志国

我先前的住处，是有院子的。虽不大，院墙、院门以及院门上的门楼，都是有的。可惜那时忙，无暇打理。只在初始的一二年里，草草地种过几畦菜蔬，长得却与我体形的日渐圆润完全相悖，似乎它们从来没能长到伸展开来，就早早地夭折，可怜兮兮地枯槁了。后来，那地索性就空着，秋蓄落叶，冬日囤雪，春夏任由野草疯长。

后来搬到了三楼，没了自家的院子，多了个阳台。楼下一楼的主人，倒是善于打理院子的那种，侍弄的小院子一派生机盎然，春有花，秋有果，引得我时常趴在阳台上看看那小院的景致。后来，一楼的主人退休了，闲了，拿自己的小院子折腾。先是雇了几个小工，铲了那些已长得很有模有样的花草草，又刨开了地面；运来了大块的地板砖，磨了面的，亮晶晶的那种，铺上；一块紧贴着一块，水泥与胶勾兑，将地缝的缝隙填了、抹匀，一丝缝儿都不露。这一切弄妥当了，搬来了架子，台阶式的；又买了不少的盆景，也有缸装的，一个一个地错错落落了摆了上去。然后，他美滋滋地躺在了摇椅上，摇晃着，欣赏着。天热了，地面被太阳烤的烫人，他躺不住了，泼上去许多水，滋滋地响，感觉有热气腾起。冬天冷，秋天风大尘多，都是无法躺在那椅上的了。那椅后来就不见了，盆里的缸里的景，也活得少气无力，没了蓬勃与旺盛。我以为全是那光光的勾了缝的地砖碍的，没了地气，那些花草咋能有精气神？

再后来，迁居庐州天鹅湖附近的这个小区，上了高楼，真的是很高的楼。若是北面的楼，就成了湖景房，可看见天鹅湖。我居住的是最南端，看不见湖。

好在北阳台可俯瞰小区中心的景观。一南一北两口不大的水塘，郁郁葱葱的树林，飞来飞去，叫个不停的小鸟，都很抓我的眼球。那两口小水塘，被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贯通着，小河上有两座小桥，北边的那桥，通向那座八角八柱的亭。亭临北水塘而立，敦实、厚重、大气，围在它周边的各种花木，到了盛花的时节，红的，粉的，白的，黄的，各色的花，开在茂密的丛林中，郁郁葱葱便格外鲜活了起来。

站在南阳台，眼前是异常大的博物院。博物院的院子很大，房产中介称此类住房为园景房。眼前这园，确如一个超大的院子，东南西北四向皆有门，很大的门，墙不是砖砌的，也不是铁网拉成的，是由整齐而茂密的树丛组成的，颇有密不透风之感。绕着外墙走一圈，足足1.2公里！

这个大院内，三两处不高的建筑之外，是树与草与花与水池组成的平坦，还有茂密的竹园。竹园被黑色沥青铺成的路，分割成不规则的片块。西北角的化石林，是我极喜欢的，可惜



手持彩练舞秋风 罗树妹摄

被挡住了，站在自家阳台看不见，爬到楼顶平台，可一览无余。我很少上楼顶，倒是喜欢下楼去，走进那化石林，徜徉其间。有时，我站在它们面前，仰望着它们刺向蓝天，惭愧于自己的渺小与肤浅，倒也立马收敛了心的狂野。心静了，很安宁，有种超越千年阅尽万载的淡定。

对院子，国人多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。生活在城市里的人，差不多都梦想着有个自己的院子。不一定大，有几方石，几簇花草。置一小池，池中有水，水中有鱼。三两好友，沏一壶茶，说古论今，谈天说地。若能再植几畦菜蔬，岂不美煞人也！

然，大多数的人，当然也包括我，院子，只能在心中矣！

谁来轻叩你心扉

况味人生 霍同长

晚自修是我当班。十点多钟下晚自习，跨上电动车，行驶在乡间路上。

白日青光的世界，是怎样的姹紫嫣红啊。夜晚皓月的天地，树影婆娑，流动的光斑，在我身上任意穿梭和写意。我似乎听见夜的呼吸声，那些隐隐约约的村子里，有着零星的灯光，像是夜的蛊惑眼睛，恣肆着神秘与浪漫。偶尔的汽笛声，像是夜的一个停顿号，夜，也可以伸一个懒腰，报以一声呐喊，但终究完不了气候。片刻之余，夜，像一朵涟漪，一圈一圈地漾开来，慢慢地归于沉寂。

轻轻地开门，生怕打破夜的沉静，更怕惊扰邻家的好梦。洗刷完，上楼推门：皓月留在我的窗棂，低低地挂在夜空，恰似窗户外天然的图案，淡淡的光晕洒满地板。一种恬静的美充满室内所有的空间，无声胜似有声。“昨夜星辰昨夜风，画楼西畔桂堂东”，想起上午教的李商隐《无题》讲的就是这样的意境。我没有“西楼”，没有“桂堂”，只有属于我

的夜色和自己的空间。见到窗外那棵松树间的明月，我一时兴起把李商隐的诗句化为：昨夜星辰昨夜风，今宵月明伴心空。

我们在平淡的光景中让时间逍遥自在，好像唯有这样，才能轻松地淹没着白天的忙碌与繁杂。

夜色来临，收拾完并不太多的家务，来到房间，先上博客，浏览名博，再写写博文，确是一种满足。下了线，拿起刚来的报刊杂志，那是怎样的一个书生惬意。心静时，会选择深入读出的学术书籍欣赏。心乱时，会选择一些点化心灵的书籍，宽慰思想。郁闷的时候，喜欢从一些经典名言里寻找慰藉和力量。每次翻看，总会让我受益，总会让我在万分纠结之时，觅得一份豁然开朗的解脱与释怀。

好的散文、小说会让我跳出世俗，忘却红尘。雪小禅的《行书》，读得我欲罢不能，那一种对人生的诠释、文化的礼拜，就像行书，它明知人世坎坷，仍然一意孤行地飘逸着

别把最好的留到最后

青萍絮语 王永清

记得小时候，父亲从江西给奶奶带回一箱橘子。橘子色泽金黄，甜酸适口，奶奶自己舍不得吃，每天也只给我们一人一个。突然有一天，奶奶发现有个橘子出现了霉斑，一捏，软软的，即便切掉了坏的部分，吃起来也大变其味，只好一边叹道“可惜了可惜了”，一边恋恋不舍地丢掉。她接着一清点不打算紧，整箱橘子坏了不少，于是叫我们赶紧将完好的“消灭掉”。结果我们吃多了橘子，姐姐和我开始腹泻，打针吃药，折腾了一个多星期才好。

其实，无论是吃的、穿的、用的等等都有它的期限，最好的珍惜就是物尽其用，让其发挥自己的价值。若不及时享用，留到最后，也许就改变了味道和模样。

莫言的一位朋友太太去世了，收拾遗物时看到了一条丝质围巾，连标签都没有摘掉。因为这条围巾很漂亮，价格不菲，朋友的太太一直不舍得用，想等到特殊时刻再用，结果到去世都没戴上。那位朋友掉着眼泪说：“再别把好东西留到最后，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，都值得用最好的。”

李宗盛在一首歌中唱道：“越过山丘，才发现无人等候。”人生有多少遗憾，都是因为等待，最后才发现有些事情再也无法实现。年幼的孩子想放风筝，等你有了时间，也许他早不喜欢风筝了。年轻时想去爬山没去成，结果老了，气血虚，只能看着山叹息。等有时间了，就陪父母一起去旅行。等赚钱了，就把爸妈接到城里住……总是一等再等，可能最终把疼爱自己的人等丢了。

别把梦想留在最后，那可能最终就是一场梦；别把努力留在最后，可能到时再努力也力不从心，于事无补；别把成功留在最后，可能再没有鼓掌的人……所以，别把最好的留到最后，因为美丽不会停留。珍惜眼前的，当下的，做自己力所能及的，这才是我们该有的生活状态。

蔡澜先生说：“我们一定要自己把日子过好的能力，在最想做事情的时候，做自己最想做的事。”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，都是对生命的辜负。我们活着的每一天，都是特别的日子，只有珍惜当下，不回避，不逃离，才能把幸福及时抓住。因为，眼前人、身边事、心中爱，美好易逝，没有一样经得起岁月的蹉跎。

自己的风华绝代，演绎着生活的橙黄橘绿——它从来不动声色，但内心里，绿雪荡漾。那绿窗下，有一个女子，俨然地笑着……如此美好，如此洒脱，也如此蕴藉。大凡谈过此文的人，谁能心无所动？人生就要像行书，多美好的人生境界。

记得电影《给我飞翔的翅膀》中有这样一幅画面：那个爱赛单车的男孩，生性热烈奔放，有时会找个无人的地方，与山水落叶相伴，静静地读一本书，不为考试，不为炫耀，只是让心灵沉醉其中。飞翔的思想，诗意地栖息，我们的孩子需要，这个世界更需要。

那些枕着月光怀揣书香的日子，我们那不肯安分的心灵，才有了落脚的地方。夜晚如此安静，如此柔美，也如此殷实。当月光如水洒落在大大小小的窗棂上，那些影子，那些斑斓，那些书上的皎洁与美丽，似乎正用一双清澈的眸子，安静地注视着我们，轻轻地问：今夜，谁来轻叩你心扉？